

思念搀扶着

亲人走进天堂

邢
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思念搀扶着亲人走进天堂

邢晓芒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思念搀扶着亲人走进天堂 / 邢晓芒著 . —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
2013.11

ISBN 978-7-5402-3366-2

I . ①思 … II . ①邢 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—中国 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7445 号

思念搀扶着亲人走进天堂

责任编辑：孙 婷

总策 划：梁辉明 陈 天

特约编辑：白建军

封面设计：邢祝辉

主 创：梁 勇 田 耕 李鸿斌 李衫林 李义华 解焕忠

监 制：索朗罗布 刘凤羽 张建平 马燕清 付维鸣 朱红雨
王胜利 王振国 茹 虎 牛长林 王 鑫

出版发行：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

电 话：010-65240430

邮 编：100054

排 版：北京艺点锦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 mm 1/16

字 数：310 千字

印 张：20

版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6.80 元

爱心捐献声明

作者将从每本书的售书款中拿出5元钱捐给在
2013年“4.20”雅安地震、2008年“5.12”地震中
失去亲人，生活困难和急需要帮助的乡亲们。如果您
购买了一本书，您就为他们捐献了5元钱。

人在世上，有太多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

暮然回首，才发现，生命宛如匆匆流过的溪水，思念和依恋，却早已变成了溪水中不停游泳的鱼。

溪水，流过了多少花开花落，流过了多少璀璨繁华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感觉自己真的累了，是心里的疲惫，也是黑夜里的孤独。夜总是那样的美，美的让鱼儿陶醉，静的让人懊悔。

我真的醉了，这时，亲人们却从我的醉眼中，拔山涉水回來了。于是，我也就融化在了亲人的怀抱中。

我擦去泪水问鱼儿，亲人是否依然还在，鱼儿却却摇摇尾巴永远不回答。

我醒来，亲人曾经的回眸依然是那样的亲切，那样的清晰。

无可奈何的日出和日落，毫不留情地把流逝的岁月拉扯到了奈何桥的另一头，让那些依然活在人间的我们，命里注定，最终，还是失去了最亲的家人。

天没完没了的忙忙碌碌，追逐着夜晚红红绿绿彩灯的诱惑，悄无声息地，把我们记忆中曾经最美好的往事，撕扯成了一片一片的回忆。

当我们身心憔悴，去品尝那些用眼泪和悔恨酿成的血酒，吃完由遗憾、愧疚和痛苦做成的小菜。然后，就让这诡异的酒劲，顶上我们的心头。

沉醉之后，就让我们试着，努力去还原那些曾经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美好、最难忘的过去。

就让我们把这些拼凑起来的碎片，珍藏在心底，让它变成仅属于自己的永恒。



引言

无可奈何的日出和日落，毫不留情地把流逝的岁月拉扯到了奈何桥的另一头，让依然活在人间的我们，命里注定，最终还是失去了最亲的家人。

家，是我们期盼、牵挂、依恋的最平淡、最甜蜜、最幸福、最祥和、最温暖的依靠和天堂。

家，是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的最珍贵的牵挂和回忆。

家，是我们为之奋斗、永不疲惫的力量源泉。

家，是我们受伤之后躲避风雨最可靠、最温馨的港湾，是我们生命中永不熄灭的明灯。

因为有家，我们才会感到生活的艰辛、委屈、快乐和幸福。

人的生命，是爸爸和妈妈给的。

不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妈妈怀胎十月，满怀着希望和梦想把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带到了人世间。

孩子在妈妈百般呵护的怀里，第一次痛苦地哭出了声。每当正吃奶的孩子感觉到自己离开了妈妈，就会条件反射地用哭声呼唤妈妈那百般温柔的怀抱。

饥肠辘辘的小淘气放学回家，会大喊：“妈妈，我饿了。”

妈妈笑着，一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干粮，一边大声说：“洗完手，再吃。”

终于有一天，妈妈的宝宝长大了。

从此，孩子注定将历经磨难，不得不，被思念和牵挂牵绊一生。孩子结婚后，终于发现，曾经年轻漂亮的妈妈已是满头白发，岁月的重担早已压弯了妈妈的腰。

多年以后，孩子的肩膀也扛起了全家的“柴米油盐”。这时候，孩子才真正了悟妈妈的伟大。

孩子出生了，爸爸、妈妈才终于懂得了“不养儿不知父母恩”。

好人的一生是那么平常。但，平常人生的价值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

最普通的妈妈，每天用最简单的行动反复实践着“好人有好报”这一古老的传说。

最平凡的奶奶，用“问心无愧”的坦荡，让“以德报怨”成为了最真的现实。

当今的社会，已没人知道，究竟好人还剩下多少。但就连坏人也不得不承认，好人天天干着好事。好人不怕走夜路，好人晚上睡觉香。好人的帮助，就像是第一缕赶走寒冬的温柔的春风。

不论，我们在人世间能够生活多久，一生中，谁都不会忘记妈妈那温暖的怀抱和亲吻我们时亲切的笑脸。

不论，我们是否相信，天国里依然有亲人的思念和牵挂。

冥冥之中，我们故去的亲人们早已化作守护天使，日日夜夜保佑着我们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避开诱惑、陷阱和危险，保佑着我们平安、喜乐、幸福、安康和成功。

信不信由你，每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，甚至下意识地笑出声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天国里的亲人们保佑我们的时刻。

天命，注定会让我们和家人共同承受人生最终的生离死别，奶奶、母亲、孩子……不论谁先行一步去往天国，梦中的思念和不知不觉的牵挂，会让活在人间的幸存者内疚、落泪、悔恨和感激不尽。

天堂，对于我们活着的人来说，谁都没有去过，可思念和牵挂却让我们终生无法摆脱。

思念，究竟是什么，为何无法摆脱？

答案，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

就让无边的思念搀扶着我们的亲人，走过奈何桥，走进天堂，安享天伦吧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平静的村庄 / 1
第二章 天崩地裂 / 27
第三章 北京援建灾区的队伍来了 / 49
第四章 走出大山 / 85
第五章 大树下的阴凉 / 101
第六章 春节了，好想家 / 131
第七章 在饭馆打工 / 143
第八章 病房里的老人 / 165
第九章 清明节扫墓 / 185
第十章 叔叔讨回了工资款 / 197
第十一章 跟着女友回家认亲 / 217
第十二章 别让姥姥等太久 / 247
第十三章 亲人的依恋，才是最真的爱 / 263
尾 声 思念搀扶着亲人走进天堂 / 301



恩念撫扶着
亲人走井(天堂

第一章

平静的村庄

故事发生在四川，诗仙李白的家乡一个名叫雁鸣的镇子，镇里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天云池村。

天云池村坐落在云雾缭绕、峡谷幽长、山势险峻、层峦叠嶂的龙门山里。山间涓涓不息的溪水，汇成了涪江，穿山越岭，一路欢唱着，绕过轿子顶、天池子、太白碑林之后，汹涌澎湃地汇入了长江。

天云池村的人，用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灌溉着水稻、蔬菜和枇杷，细雨蒙蒙的清晨里，鸡叫应和着江边的蛙鸣，唤醒了家家户户的炊烟。

太阳升上了树梢，金灿灿的阳光透过郁郁葱葱的新芽映在了地上的树影里。叽叽喳喳的小鸟，迎着走在田间小道上的村民叫个不停。水沟旁，鲜嫩的野菜叶上挂着露珠，破土而出的笋芽上，几只蚂蚁刚刚爬过。妇女们把地头刚刚长熟的黄花、蘑菇挖出来，中午也是几道好菜。

晌午，家家户户飘出来的米饭香味，让走在山路上的人们感到饥肠辘辘。

天云池村距离镇政府十多公里，常年雨水充足，适宜种植水稻、蔬菜和枇杷，村里人均耕地 2.6 亩，人均林地 5.8 亩，全村有 72 户共 268 口人。

天云池村委会坐落在村里的后街，村里街道的布局还算整齐，两条正街，由东至西，横穿整个村子。村民们叫这两条街为前街和后街，前街隔

着一排民房，就是江边，后街才是村子的中心。

后街向东延伸，弯弯曲曲的，直通到去往镇里的大路。后街向西走到头，还有条小路通往山里。

后街上最热闹的地方，就是村委会的院门口，这里有一棵粗大的老槐树，枝繁叶茂地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树下有人摆了小摊，有卖水果的，也有卖菜、卖肉的。

苑大姐家在前街，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梧桐树，树上郁郁葱葱的枝杈长出了墙外，还有一口水井和一个菜园子，园子里种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蔬菜，红红绿绿的，显得格外好看。门边上，一只大黄狗懒洋洋地歪在门口晒着太阳，老母鸡来回溜达着在地上捉虫。

苑大姐长得眉清目秀，为人厚道，是村里公认的好媳妇。苑大姐两口子结婚已经好几年了，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

苑大姐的丈夫高大哥，大眼睛，个子虽不高，可黝黑的皮肤里却透着股精神劲儿，一看就是个老实青年。高大哥在邻村的养猪场里打工，已经干了一年多了。

高大哥很想发财，想得都快疯了。在养猪场干活时，每当听见猪场老板絮叨“猪价又涨了，今天送猪，又挣了不少钱”，他就受不了，心里急得慌。

今天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苑大姐一家三口围着饭桌，米饭的香味飘满了一屋子，温馨极了。

5岁的儿子坐在饭桌前，小手拿着筷子往嘴里送菜。突然，儿子眨着眼睛问：“妈妈，我什么时候上学呀？”

苑大姐看见小家伙放下筷子，嘴边还沾着菜叶，一脸认真的样子，等待着她的回答。

苑大姐也将手中筷子放下，伸手替儿子擦去嘴边的菜叶，笑着对儿子说：“你才5岁，等你7岁了，妈就送你上学去。”

高大哥也冲着儿子说：“快吃饭，等你个子长高了才能去上学。快吃饭，听话。”儿子嗯了一声，小手又抓起筷子，乖乖地端起了碗，大口大口地又吃起了饭。

一家人吃完了饭，苑大姐把碗筷放进塑料盆，端着盆子到院里洗碗。

苑大姐走到院里的水井跟前，放下手里的盆，一只手麻利地拉过井口辘轳上的绳子，另一只手将绳头上系着的铁桶扑通一声扔进井里。在铁桶掉进水里的一刹那，苑大姐抓着绳子的手，顺势摆动了几下，铁桶就听话地沉到水里盛满了水。而后，苑大姐摇动辘轳把，吱吱呀呀地提上来一桶水。

苑大姐提过来水桶，蹲在老梧桐树下，儿子像跟屁虫似的追着她。这时候，丈夫也凑过来，她一边洗碗，一边听丈夫唠叨。

高大哥也蹲在梧桐树下，闲扯起了养猪场的事。

高大哥酸溜溜地骂着养猪场的老板：“马三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上学时就不是什么好鸟，要不是仗着他爹是村长，他肯定去要饭。”

苑大姐手里刷着碗，随意地应和着问丈夫：“马三又怎么你了，让你这么骂？”

高大哥梗着脖子，气不过地又骂了句：“马三的心太黑了，今天又送出去了三头250多斤的大肥猪。每斤按14块钱算，又卖了1万多块。”

苑大姐哄着丈夫，半开玩笑说：“你这是看着马三挣钱了眼红了吧，你这是红眼病。”

高大哥忽地站起身，不服气地又说：“谁红眼病呀！你不知道，马三愣叫我往猪饲料里掺化肥，这不，猪娃刚养了三个月，就出栏了。马三这回最少挣了6000块钱，你说他黑心不黑心。”

苑大姐也有些嫉妒了，她喃喃地说：“猪娃，三个月就能出栏，能挣多少钱呀。”

高大哥凑到苑大姐跟前，眼里闪着光，不无埋怨地说：“我就是借不到钱，要是能借到钱，我也养猪。”

高大哥咽了口吐沫后叨叨着：“你说，要是咱养二三十头小猪娃，三个月就出栏，一年出三拨，可就能卖100来头肥猪。一头猪，要能挣2000块，那咱一年可就能挣20来万块钱呀。”

苑大姐停下手中的活，自言自语着：“这一算，可不是嘛。”

天黑了，苑大姐伸手拉亮了电灯，柔和的灯光把房间照亮了。苑大姐在厨房收拾完了碗筷，回到卧室。

屋里开着电视，高大哥和儿子正在抢电视遥控器，两人尖叫着。儿子抢过遥控器转换着频道，看的是儿童节目。

高大哥抄起遥控器就换成了电视剧频道，儿子拉着爸爸，带着哭腔央求着：“看动画片，看动画片。”

这时候苑大姐走进里屋，冲着丈夫说：“你跟孩子争什么，你岁数还小呀。”说着苑大姐抢过电视遥控器交给了儿子。

儿子高兴地说：“妈妈真好，爸爸坏。”苑大姐笑着，和儿子一起看动画片。

高大哥给自己沏了一杯茶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：“好梦难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养猪呀。”

苑大姐抬起头，看看墙上的挂钟，已经9点多了，就准备哄孩子睡觉。她先关了电视，又关了灯，屋内一片漆黑。

等儿子睡着了，两口子躺在床上，又商量起了养猪的事。

苑大姐低声对丈夫说：“养猪是挣钱，可咱没本钱。我看，办猪场的事咱就别想了。”

高大哥听老婆说这话，不甘心地大声说：“你可不知道，猪场老板马三每天数钱那样子，看了都让人恶心。”

苑大姐听丈夫说话声太大，赶忙阻止说：“小点声，别把孩子给吵醒了。”

高大哥见老婆不耐烦了，没趣地说：“行、行，睡觉吧，不吵孩子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当灿烂的阳光洒满院子的时候，苑大姐已经做完了早饭，招呼丈夫起床吃饭。

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高大哥穿上衣服，下了床。他在院子里洗完脸，回屋坐在饭桌旁等着吃饭。

苑大姐端着一小盆地的四川红油抄手进了屋，放在饭桌上。高大哥问媳妇：“孩子醒了吗，你给孩子做了啥子？”

苑大姐放下饭盆，回答：“让孩子多睡会儿，我给孩子做了碗鸡蛋羹。”高大哥拿起筷子，开始吃早饭。他用筷子夹起一个抄手——也就是馄饨，放在嘴里咬了一口，鲜美的汤汁流进嘴里，好吃极了。

吃完了早饭，高大哥拿着扫帚打扫院子。这时候，儿子也起来了，光着屁股跑到了院子里。高大哥对儿子说：“娃，快洗脸，吃早饭。”

苑大姐给儿子洗完脸，瞅着儿子吃鸡蛋羹，这时候，门边的大黄狗冲着门外汪汪地叫了几声。

高大哥骂了大黄狗一句，绕过院子里的梧桐树向院门口走去。

院外，传来中年女人的声音：“小苑在家吗？”随着话音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走进了院子。

高大哥赶忙和来人打招呼：“嫂子来了。”

这时候，苑大姐收拾好锅碗瓢盆，走到屋门口把嫂子让进了屋。

苑大姐和嫂子进屋，分别坐在八仙桌旁，苑大姐大声招呼丈夫沏茶。

高大哥倒了杯茶，放在嫂子面前。

苑大姐和嫂子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子，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聊起了养猪。当苑大姐告诉嫂子，自己的丈夫想贷款建养猪场时，嫂子站起身，冲着苑大姐说：“听说舅妈的儿子调到咱镇上当办公室主任了，你去求求他，看他能不能借给你钱。”

站在屋里的高大哥正儿八经地向老婆保证：“你放心，我保证咱们养猪只赚钱，不赔钱。”

苑大姐也兴奋地说：“对呀，求舅妈呀。”

说完，她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舅妈家的电话。立时，电话里传来舅妈的声音：“外甥女，是你吗，最近过得好吗？”

听见舅妈的声音，苑大姐有些激动，对着话筒说：“舅妈，是我，我有个事，要请您帮忙。”这时候，她拿着电话的手有些颤抖，听筒里又传来舅妈的声音：“一家人还说两家话，你有事就去找你表哥吧。我这就给你表哥打电话，让他务必帮你这个忙。”

苑大姐放下电话，心情有些激动，自言自语：“还是亲舅妈好呀，事成后一定要感谢舅妈。”

送走了嫂子，苑大姐和高大哥商量，准备下午到镇政府去找表哥。

午后，刚下过雨，树上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路边被雨淋湿了的花花草草随风摆动着，露珠一闪一闪地在叶子上发着光。

高大哥骑着自行车，驮着自己的老婆走在去镇里的路上。